

LIN YU HUA

与电影的缘分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我追了那部的士半条街，它终于停在我的数步之遥。开门上车的是一位女士，几乎与我停下脚步的同时，的士绝尘而去。我对自己说，都是缘分。

与电影相遇也是一样的。导演是司机，这个人愿意把我载去我的目的地吗？

的士，应该分两种。一种是为了把人载到目的地而存在；另一种，是让失去了目的地的人坐上去，司机想开到哪儿，沿路风景便把他带到哪儿。一直开一直开，说不好，原来这个人有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要去。与电影中的风景相遇也是一样的。导演是导游，兼

且是个人化的引路人，在他指点下所见的一事一物，其实都是ta的邀请（卡）。安姬拉·夏纳莱克（Angela Schanelec）就是那个ta。1962年生，今年61岁，给人生开的士是最好的年龄，新片《Music》（2023）拿下最新一届柏林影展最佳原创剧本。她上一出电影叫《我那时候在家，但……》（I Was at Home, But, 2019），让人想起小津的《我出生了，但……》（1932）。两部电影都在说小孩被生下来是基于谁的要求。是天职吗？什么是天职？

第一个镜头，是只兔子在荒野跑着，第二个镜头，在追它的野犬。第三个镜头，转室内，一只骡走进画面，同一屋檐下，野狗把食物正吃得七七八八，很难再认出，就是那只兔。第四个镜头，骡子望窗外，野狗在它脚下梦正酣。这个画面充满安全感，因为空气中是“我保护你”。

如果为这部电影理出故事性，“保护”便是钥匙了。当场景由森林回归人烟，一个污脏的男孩出现在路边呆坐，稍后，他走到一座建筑物前，站了良久才推门进去。原来他已失踪多时，从森林回到学校，再由学校被母亲接回家里，家里还

有一个比他小的妹妹，三人相依为命，父亲过世两年了。

这跟他突然失踪有关吗？之后母亲种种焦虑、烦躁，和他有关吗？男孩在学校里正在排演哈姆·雷特，他们没有老师指导，毒酒，决斗，死亡，都由孩子们对生命的想象来完成。学校中有一位男老师，他和女朋友深爱着。爱让责任感理所当然，但女朋友告诉他，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为了完成使命，她的使命不是为人妻母，是坚守孤独。男朋友说，这好吗？她说，不是为了好，是为了深刻。

这与男孩父亲的死，与留下了他和妹妹给

母亲照顾有关吗？那又跟我们看见的，反过来是他跟妹妹两个小孩在照顾失控的妈妈有关吗？谁在保护谁？什么是家？这两个问题，是否需要离家出走才能思考？

母亲在超市外遇见一个电影导演，告诉他很反感他以演员配搭一个安宁病人演戏。因为演戏的人都在撒谎，但病人

面对的是真实的命运，有得选与没得选的对比，即便以关怀之名上演，她还是觉得电影是出糟电影。导演对她说，这是你的“个人性真实”，因为她的丈夫才走了两年。她听了“个人性真实”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，那么多人喜欢那电影，独她不。然而，当真实只属个人，就是不能分享给其他人了。她的愤懑来自她的经历和性格。就算别人有相同经历，性格不同，感受还是难以分享。

什么是家？母亲对导演说，森林是我们最后都要回到的地方。但有人把舒服的床当归宿，但最后我们都是和泥土一起睡的。电影最后回到野犬和骡。

小津拍过《我出生了，但……》，把看过那部电影的自己来观照编导这部电影的安姬拉·夏纳莱克，太有意思了。[E]

导演是导游，兼且是个人化的引路人。